



# 中国年

■徐学平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春节，是中国的新年，她从《诗经·七月》里轻盈飘过，她从《太初历》中款款走来，载着五千年的祝福，载着五千年的希望，尔后一化化作焰火升腾，为辞旧迎新而欢呼，为迎春纳福而歌唱。

中国年，是一幅民俗的画卷——  
喧天的锣鼓敲响了节日的喜庆，红彤彤的春联是新年里一道最动人的风景，新剪的窗花呵，它淋漓尽致地开成了春天的第一朵花儿，让我们在快乐中忘却了昔日的烦恼与忧伤。大红的灯笼，火红的日子，那是燃烧在隆冬的火苗，红灯笼随风点燃了民俗中最朴实而悠远的向往，点燃了鞭炮脆响声中最美好的愿望。巨龙舞起来了，舞出来的是国泰民安；雄狮耍起来了，耍出来的是繁荣富强；高跷踩起来了，踩出来的是春光大道；唢呐奏起来了，奏出来的是幸福绵长；秧歌扭起来了，扭出来的是五谷丰登；旱船荡起来了，荡出来的是如意吉祥……

中国年，是一场亲情的盛宴——  
沐浴在新年的阳光里，心灵深处传来殷切的呼唤，有一种思绪早已悄然放飞。谁是真正的情鸟，忘不了亲人忘不了故乡忘不了回家的路？家是亲情的载体，家是心灵的归宿，家是游子的小图腾。哪怕是地冻天寒，哪怕是路途遥远，一张小小的车票就是最温暖的请柬，让我们去赶赴一场亲情的盛宴。回家团圆，尝尝母亲亲手备好的丰盛菜肴，看看父亲日益苍老的音容笑貌，听听母亲温馨的唠叨，陪着父亲说些家常叙叙旧。人相聚，

情相依，意相融，举杯祝福，一声亲切的呼唤就能温暖我们历经流浪的心灵，一句轻声的鼓励就能点燃我们继续打拼的豪情。

中国年，是一份心灵的鸡汤——  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春节，它凝结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情感、意识和情怀。金鸡报晓春来早，我们走进生命的又一里程。历史，又多了一页辉煌的篇章；岁月，又多了一道崭新的年轮；生活，又多了一曲动人的乐章；心灵，又多了一段绵长的思绪。沉浸在欢乐海洋里的人们，洗去了满脸的倦意和惆怅，忘却了心中的失落和彷徨，只有幸福点缀着双眼，只有甜蜜充盈着心房。谁的微笑又喜上眉梢？谁的信念又绽开心头？孩童们的笑靥灿烂如花，老人们的笑声朗朗在耳，在暖暖春光的辉映中，总会觉得有一股股暖流如同血液般在刹那间溢满心田。

中国年，是烙在华夏儿女身上的中国印，是系在炎黄子孙心头的中国结。凝视着喜庆的红灯笼挑起一盏盏红红的祝福，我的心也跟着它的光芒向着春天飞翔……



## 插枝梅花便过年

■任崇喜

这个冬日，雾霾肆意横行，实在无奈，也实在乏味得很。

无聊便翻书。喜的是，看到一句：寒家岁末无多事，插枝梅花便过年。这是郑板桥的诗句。只有郑板桥，才能这等心境和雅致，才可写出这样的诗句。

心，俨然动了起来。虽然没有郑板桥的雅趣，但读到这样的诗句，还是能给人带来一丝生机、一点喜气，更能给人带来暖意、带来温馨。

在古代，插花是一件雅事，无关过不过年。古人插花，主要方式可分三种：花瓶式插花、盆景式插花和壁挂式插花。古人插花，要求插花活泼自然，有生机、有韵味，高低有层、疏密有致。“喜红则红，爱紫则紫，随心插戴，自然合宜”，这是李渔的见解。“花宜瘦巧，不宜繁杂。若插一枝，须择枝柯奇古；二枝须高下合插。亦只可一二种，过多便如酒肆”。这是文震亨的说法。按沈白石的话说，枝叶叶都可以入诗入画，只要给我们美感就行。“枫叶竹枝，乱草荆棘，均可入选。或绿竹一竿，配以枸杞数粒，几茎细草，配以荆棘两枝，苟位置得宜，另有世外之趣”。

梅花是件雅事，插曲多姿、经霜耐寒的梅花，更是雅上之雅了。

据记载，禅宗六祖惠能生性好梅。每到一地都以插梅为记。一次，他寄寓端州期间城西

一土冈之上，夜里林卧坐禅，为四周围景色感染，便在冈上遍植梅花，昭示他惜梅喻爱、以爱扬法的无限禅心。当夜，万树梅花迎风绽开。这样的禅意，这样的风度，更契合宋人的生活。

点茶、焚香、插花、挂画，被宋人合称为生活“四艺”，是宋人追求雅致生活的一部分。这里的花，几乎囊括一年里的所有花卉。在冬天来临之前，聪明的女人，把应季的鲜花夹在书册中间，留作冬天簪髻插花之用，宋人称之为“花腊”。没有花儿，她们就把春桃、夏荷、秋菊、冬梅等更多的四季花朵图案，“皆并为一景”，让它们长相厮守，从头到脚展示。岂止是女人？宫廷盛行簪花宴，御苑常备应节鲜花，做赏赐、宴会簪戴之用。能被赏戴，是一件幸事。

在宋朝，梅花最盛。“梅，天下尤物，无问智、愚、贤、不肖，莫敢有异议。学圃之士，必先种梅，且不厌多，他花无多少皆不系轻重。”足见梅花在宋人心目中的地位。“梅花为天下神奇，而诗人尤所酷好。”梅花枝干挺秀，花色雅丽，香味清幽，不但进入文人的诗词里，而且浸入文人的骨子。和靖先生“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”，姜白石喜梅的暗香疏影，胡铨说“我与梅花真莫逆”，何梦桂“问梅花与我，是谁瘦绝”，陆游感叹“何方可化身千亿，一树梅花一放翁”，南宋诗人范成大不仅栽植梅花成癖，而且“食梅”成史上一绝……动人心扉的传奇故事里，展现的是孤芳自赏、幽洁自持，寄托的是孤清与落寞。

在冰封大地的酷寒冬日，铁骨铮铮、锦心绣口的文人，最喜欢插的该是梅花了。

朱敦儒“志行高洁，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”。靖康年间，两次举荐为学官而不出任。他说：“麋鹿之性，自乐闲静，爵禄非所愿也。”于是，他拂衣还山，“射麋上苑，走马长楸。对葱葱佳气，赤县神州。好景何曾虚过？胜友是处相留。向伊川雪夜，洛浦花朝，占断狂游”，是他南渡后回忆的当年得意生活。“诗万卷，酒千觞，几曾着眼看侯王？玉楼金阙慵归去，且插梅花醉洛阳。”这首《鹤冲天》，是他前半生人生态度和襟怀抱负的集中反映。

“一剪梅花万样娇。斜插梅枝，略点眉梢。轻盈微笑俯低回，何事尊前拍拍招。夜渐寒深酒渐消。袖里时闻玉钗敲。城头谁促促我，更漏偏何如，且慢明朝。”一剪寒梅，凌寒绽放，白雪映红梅，骨傲姿娇。周邦彦的无限惆怅低回，该与梅花无关了。

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。挹尽梅花无好意，赢得满衣清泪。今年海角天涯，萧萧两鬓生华。看取晚来风势，故应难看梅花。”李清照南渡后，颠沛流离，沦落漂零，哪里还有心思去插梅呢？“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”，描述的该是她的心境吧。事隔多年，她连安身立命之处也没有，又怎会怀念旧日的那一树腊梅是否安然无恙？

插梅、咏梅，是借梅抒情、抒怀、表节。不管身置何处、心境如何，快雪时晴，且插一枝梅花醉吧。

## 我和弟弟的拜年史

■丁迎新

说到过年，就少不了拜年，尤其是在农村，拜年甚至是过年的重点戏和主要内容。

从我和弟弟能单独走动开始，我家的拜年重任就落在了我兄弟俩的身上。原因有三，一是父亲身为一小地方官员，在家时间非常之短，就这非常之短的在家时间还得接待以拜年为名的各类同事、朋友，再者言，以他的身份，只有别人来拜他年的份，哪有他去给别人拜年的理？二是母亲为全家生计的总管，人来人往，锅上锅下，离家一步都会出现告急情况，哪能在正月来客旺季离家半步？三是拜年主要是男人们的事，虽有两个姐姐，她们却无须为拜年而轻移莲步。好了，只有我和弟弟担当此任了。好在是兄弟俩一起，有个伴，走在路上不寂寞，到了人家，坐在饭桌酒桌上也有个照应，比别人又多了几重乐趣。

初时很烦。原因也有三，一，父亲是个极讲求礼节的人，除了自家的正宗亲戚关系须一个不少都要拜到以外，叔伯家的堂亲等旁枝末节亲戚关系也必须拜到，只要人家到我家来拜年了，我们就必须回拜。包括对一些拍马屁的人（父亲的清廉是有目共睹的，谓之还礼，免得落下话柄）。一个正月，我兄弟俩起码得跑上三四十家，不到正月十五不得要罢休。二，拜年是不可空手的，哪怕少到一两包糕点，也得有礼才行。往往一个庄子上因为一两主亲兼带十几家副亲，我兄弟俩小小的人却像大人们拜丈人年似的，肩挑背扛，明明是挑夫了。三，拜年的家数一多，就得马不停蹄，要不跑不过来，本想趁过年好好玩玩乐的想法全泡汤了，全在路上走着了。你说烦不烦？

可在咱家，父亲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，他的指示就得照办，怨气再多也不敢言语半句。那拜年也就成为苦不堪言的事了。可渐渐地，情况有所变化了。

先是爷爷和奶奶去世了，他们的晚辈同时也是父亲的同辈们，也就无须到我家来拜年之礼了，他们不来，我们也就借口不去。去掉若干家了。父亲调到远离家乡的镇上工作了，拍马屁的货色们儿近于稀，又去掉若干家了。我和弟弟长大了些，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，对于有些人家，我们敢于拿出无须去拜年的理由，最关键的一点是，我们会借拜年之机，赖在舅舅家或姑婆家几天不回，一方面是图玩个痛快，一方面也是躲。几年下来，慢慢地又丢了不少人家，到最后，只剩下舅舅、姑姑等主要亲戚家必须拜年的了。

我和弟弟都参加工作了，忙了，而且不在一起，但年还得拜，还是兄弟俩一道。已经退休的父亲啥都不愿管了，每到年前，我兄弟俩就凑在一起先计划好，以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几家亲戚的拜都拜到。所谓拜年，仅仅是形式了，成为蜻蜓点水，一天跑一个方向一条道上的亲戚，喝茶就走，甚至连茶水也不碰一下。照母亲的说法，叫“一代亲，二代表，三代四代认不到了”，能跑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吧，我们老了，是你们的事情了。

拜年，对于我兄弟俩，又多了一项功效了，成为长时间不能相聚的我兄弟俩叙叙的好机会和好时光，家长或里短，沟通或交流。且将拜年进行到底吧！拾取已逝的记忆，追思血脉的来源，与亲情碰撞，回味生我养我土地的深情。

仅此，也足矣！

## 回家过年

■呼庆法

乡愁是一缕扯不断的牵挂  
那一头连着父母的召唤  
连着回家的温暖  
我们在他的城里  
把生活的坚韧扛在双肩  
像一棵静默而坚守的树  
在轮回的流年里  
生动着他乡的每一个季节  
我们背井离乡  
游走在城市的边缘  
象一群迁徙的候鸟  
用激情挽起生命的章节  
回家过年  
就是这一灿烂的章节里  
我们所要打结的一个岁月的标点  
我们让乡愁引领  
用跨越万水千山的执着  
回家去放释一年的委屈和磨难  
然后象孩子一样伏在苍老的父母面前  
泪流满面  
任自己柔弱的象故乡一朵纯洁的云团



雪花  
第 2228 期

春节  
特刊

## 烤猪肝，喷喷香

■卢兆盛

在各色荤菜中，本人素来喜欢吃家畜家禽内脏，尤爱吃猪肝，爆炒，打汤，卤制，熏腊，烧烤……样样都好，来者不拒。但吃来吃去，吃了大半辈子，我还是总觉得比不过老家的烤猪肝。每每想起小时候家里杀年猪、烤猪肝的情景，我就会忍不住流口水。

其实，老家的烤猪肝还算不上一道菜，只是杀年猪时大人们“赏给”贪吃小孩的一种临时“小吃”而已。但，就是这不起眼的“小吃”，温暖了我童年的每一个冬天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老家家家户户可以养猪了，大多数人家每年可以养两头猪，卖一头，杀一头。什么时候杀呢，当然是在过年前杀了，所以叫杀年猪。我们这些小把戏盼着过年，除了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图闹热外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好吃。而过年时吃的东西自然比平日丰富多了，但我们这些小馋猫更看重的是杀年猪。一年到头，只有杀年猪那天才是神仙过的日子，萝卜炖蹄膀、糯米饭、猪血灌肠、大盆大碗，放开肚子猛吃猛喝，那才真正的过瘾解馋。但，这些午餐的美味佳肴要端上饭桌还得等几个时辰，因为年猪一般是清早杀的，单是制作灌肠这道菜就颇费时间和精力。各家的父母好像都晓得自家的小馋猫等得不耐烦，在去毛开膛时出猪“下水”（内脏）后，赶紧切下巴掌一块猪肝（不能多切，大部分还要留作他用），再按人头分成若干小块（来做客的亲戚

家小孩也有一份），每小块两面都用刀划痕，抹上盐，余下的事情就是让小馋猫们自己动手解决了。

我们掂着猪肝，飞快地跑到火塘边，用火钳拨出一些燃烧得红光熠熠的柴火炭，再把火钳微微张开，放上猪肝，开始烘烤。烤好一面后，再翻过来烤另一面。望着烤得冒着滋滋热气的猪肝，嗅着阵阵扑鼻而来的猪肝香，烤的人和看的人口水都直往外流。往往等不及烤到八分熟，一只只小手便伸过来，抓着烫手的猪肝就往嘴里送，烫了嘴巴也没听到有人喊疼……因为分量少，平时更难吃到，所以总觉得不过瘾，总盼着过年，盼着杀年猪……

长大后外出读书参加工作，只要家里杀年猪，我都要重温儿时的梦——烤猪肝，感觉味道没变。母亲看着我的馋像，总笑着说我还没长大。后来在城里自己家里，冬天烧木炭烤火，我也曾几次试着从菜场买回猪肝，照着小时候的做法烘烤，但总感觉味道差多了；也多次吃过烧烤店的烤猪肝，尽管配料多了，烘烤水平高多了，但还是吃不出过去那种味道。也许烘烤的地方和时节变了，也许是当下生活水平高了，也许是现在的猪肝多来自饲料猪身上……也许，这所有的也许，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：因为远离了故土，所以才失去了原味。

如今，父母已年逾七旬，体弱多病，好些年没再养猪了，我也多年不再吃到儿时那种烤猪肝了。但在记忆深处，儿时的烤猪肝，永远散发着温馨诱人的芳香，任凭岁月流逝，印象历久弥新……

■韦良秀

最近几天，我一直为那张归乡的车票而奔波。母亲是一个极为传统的人，在她眼里，过年是大事，大年三十可以什么都不干，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，必不可少。

电话里得知，同样身在外地的大哥也正因为车票发愁。我半开玩笑地说，就算是走，我也要回去。大哥认真起来：“弟，啥是年？团团圆圆就是年，咱爹走得早，娘都这么大了，她心里想什么你也知道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一起吃顿团圆饭。”大哥一席话，立玄把我拉回到了几十年前。那时候，父亲还健在，每到过年，父亲和母亲就显得特别忙碌，我们小，帮不上什么忙，只知道在一旁嬉戏、放鞭炮。大年夜，当两位老人把菜肴备齐，当杯子里斟满白酒，父亲看着大家，总会感慨：“一年了，忙活活活，来，喝一口……”

花开花落，时光荏苒，父亲去世后，特别是逢年过节，我们兄弟姐妹就更加懂得母亲内心深处那份淡淡的，却从未表现在脸上的怅然。于是，我们约定，不论多忙，不论多难，大家都要在过年时回家团聚，尽可能

地抚平母亲心灵上的创伤。

想到这里，我拨通了朋友的电话，让他试着帮我在网上买张火车票。当我说明情况后，朋友爽快地答应了，没过两天，朋友果然给我送来了一张车票。当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时，母亲的电话打来了。接通后，我还没来得及张嘴，母亲就说：“孩儿啊，今年车票不好买，我在电视上都看到了，那里面都挤成了疙瘩。我刚给你大哥打完电话，今年你们就别回来了……”“那怎么办？”我嗔怪道，“我们一年到头回不了一趟家，大年三十还想和您一起包饺子呢。您忘了自己当初是咋说的啦？团团圆圆才是年嘛！”短暂的停顿之后，母亲说：“啥啊？那都是我随口说的，这年在哪儿不都一样过？儿啊，平平安安才是年，你千万得听话，火车上人挤人，妈不放心……”

听着母亲殷殷的嘱托，看着握在手里的车票，不知不觉中我已泪眼朦胧。这是一位慈母的心啊，她宁肯在新年的鞭炮声中默默地承受孤独，也不要儿女冒一丝风险，在她眼里，还有比团圆更重要的东西，那便是儿女的平安。